



本版图片由解放军总后勤部提供

2015年3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批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医疗队飞赴遥远的西非大陆,去正面交锋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至此,中国已有近500名“白衣战士”站在了援非抗埃的阵地前沿。他们本领过硬、认真负责、科学救治、甘于奉献,创造了“打胜仗、零感染”战绩,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友谊,获得了全世界

的赞誉。无怪乎利比亚埃博拉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托伯特由衷赞叹:“这是一支勇敢、充满智慧的优秀队伍,他们表现出色,拯救了埃博拉患者的生命,这支医疗队很伟大!”

这支队伍也很平凡——他们每个人都来自于平凡的岗位、平凡的家庭,有着人性最朴素的情感和热诚。只因他们在埃博拉疫区创造着种种不平凡,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

抗埃前线 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广立 彭科峰 通讯员 王艺杰

诊疗中心正式运营的前一天晚上,游建平在日记里写道:“看着病房落成,设施到位,大家收治病人的心情变得急切起来,一切都已就绪。埃博拉,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刘静莉走过一个长长的通道前往病房。此刻,刘静莉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紧张的是将亲密接触埃博拉病人,直面病毒的威胁;激动的是,接下来的一刻,13亿中国人中自己离埃博拉最近。

这一刻,离埃博拉最近

上前线,我们准备好了

新娘赴埃博前线

1月20日,我军第二批援利医疗队、第三批援塞医疗队114名队员,乘包机赴西非抗击埃博拉。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工程师高天目送着妻子王小艾通过安检,融入迷彩方阵,眼眶湿润了。

临行前,夫妻二人在候机大厅深情话别,叮嘱的话语说了一遍又一遍。王小艾从包里拿出两枚心形巧克力,俩人一人一枚,紧紧攥在手里。

24天前,在家人和战友的祝福中,解放军第302医院妇产科护士、第三批援塞医疗队护理组护士王小艾和高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高天向新婚妻子告白:“亲爱的,虽然我们不是拥有一个完整的蜜月,但我为你的选择自豪!”话毕,王小艾眼里溢满幸福的泪花。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王小艾,从小就有从军情结。她爷爷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父亲曾在执行任务时光荣负伤。2008年,王小艾考入第四军医大学护理系,毕业后来到302医院,成为一名播撒健康的“提灯女神”。

一年前,王小艾与高天相识相恋。就在两人筹备婚礼时,王小艾得知医院正在筹组援塞医疗队的消息。“我也要像爷爷和爸爸那样,做一名有血性的军人!”王小艾递交了请战书。

通过选拔,她如愿成为我军第三批援塞医疗队队员。

“这次去‘抗埃’前线,如果活着回来,我们就结婚……”王小艾话没说完,高天却给她一个坚定的回答:“我们现在就结婚!”

婚礼提前举行。新婚第二天,王小艾就返回医疗队投入紧张的“抗埃”模拟训练……

望着妻子远去的背影,高天说:“王小艾凯旋归来,我会为她补一个完整的蜜月!”

“出了意外,就装盒子里回来”

2014年10月,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以南的中塞友好医院,我军首批援塞医疗队医疗组护士长刘丽英站在病房里,口罩、护目镜、防护服、隔离衣、手套、鞋套……11件防护用品将她与外界隔绝开来。35℃的高温,装在隔离服里的刘丽英一阵眩晕,但只有这样才安全。病房里,都是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量体温、录医嘱、分发药品,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内,汗水很快顺着她双颊流下来,口罩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小时后,刘丽英推着装满病历、矿泉水和药品的推车与同事离开“红区”。她要用23道程序才能脱下“蒸桑拿”一样的防护服;一个小时后,她又得穿回去。

30岁出头的刘丽英是一个不到六岁女孩的妈妈。然而对她来说,来塞拉利昂是执行“国家任务”,一定要来。

出发之前,刘丽英在心里默念:“如果出了意外的话,就装盒子里回来。”

中塞友好医院先期收治了一位埃博拉感染者,病人死后,吓跑了这里几乎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首批援塞医疗队队长、302医院副院长李进一直记得他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情景:“门关着,刚刚是雨季,草长了很深”。

医疗队在这里驻扎下来,按照传染病收治的要求,经过简单的隔离、装修,医院被改造成了埃博拉感染者留观中心,并开始收治患者。

李进是个精干的四川汉子,他深感“队长”的担子不轻:不仅要积累埃博拉防治经验,御埃博拉于国门之外,更要保障医务人员的生命。出发之前,李进对医疗队队员的家属许下承诺:“只要有一个人有三长两短,我就不回来,在非洲守着他。”

无悔的选择

来塞拉利昂之前,第二批援塞医疗队医

生、解放军第302医院肝衰竭诊疗与研究中心主治医师荣义辉即将踏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深造的征程。为了这次深造,他已经足足准备了一年的时间,机会来之不易。

就在他即将赴美之际,医院开始组建第二批援塞医疗队。作为医院的中坚力量,有着丰富野外经验的他被挑选为援塞医疗队预备队员。一边是美国深造的大好机会,一边是去西非抗击恐怖的埃博拉病毒,一道人生的选择题摆在荣义辉的面前。

他选择了赴塞抗击埃博拉。荣义辉的妻子开始对于他的选择非常不理解:有那么好的机会放弃不去,反而去那种可能丢掉性命的地方,“实在是太傻了”。荣义辉宽慰妻子:“去美国深造这种机会以后还会有,疫情紧急,救援任务刻不容缓,作为一名军人,我责无旁贷。”



302医院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出征,送别同事舍友流泪

来到塞拉利昂,荣义辉深感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次医疗救援让他深切体会到一名传染病医生责任的重大和职业的神圣。这里的条件比汶川、玉树地震灾区还糟糕:疾病凶险、条件简陋、患者认知水平低下。荣义辉目睹太多的家庭被死亡拆散,很多孩子失去父母,变成了埃博拉孤儿。“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我在查房时看见一个11个月大的婴儿躺在她已经死去的母亲身上吮吸乳汁。”现在想起来,他仍感到一阵阵揪心。

目睹了许多悲剧的发生,荣义辉意识到只有不断努力提高传染病的防控和救治能力,才能挽救更多生命。在塞拉利昂的经历已经成为他未来学习和工作的强大动力。归国后的他常说,比起出国深造,这是他“更宝贵的财富”。

埃博拉,我们准备好了

解放军首批援利医疗队队员游建平是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感染科护士长,她身材娇小,“背上行囊就看不见人”。

就是她,骨子里却充满着铁血豪情:她曾是2003年非典时期发热门诊的护理专家,指导就诊及护理程序;她也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抗震英雄,只身冒险从震中映秀背出5名来此旅游的韩国学生;她还是2012年中澳新联合演练的卫勤能手,在远离祖国的南太平洋参演地域,以过硬素质和优异表现受到参演各方好评。

正因为丰富的灾害救援和军事卫勤经验,当接到任务时,她主动请缨加入医疗队,被任命为总护士长。在她看来,所有的困难,都可以通过精心的前期准备来解决。得知美国有护士在工作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后,游建平暗下决心:“绝不能让我的战友被感染!”

穿脱防护服的练习,是集训的重中之重。一套防护服重几公斤,穿脱一次,得1个小时,一点不能马虎。游建平训练一丝不苟,作为医疗队防控督导小组督导专家,她从设计穿戴防护服的流程,到培训队员,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监督队员们把一切细节都完美执行到位。

诊疗中心正式运营前的那些日子里,医疗队员们是“男人当牲口使,女人当男人使”,游建平更是“女汉子”中的“汉子”。医疗物资的归类、整理、分发、协调等工作纷繁复杂,游建平每天奔走在这19栋板房里,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

正式运营的前一天晚上,游建平在日记里写道:“看着病房落成,设施到位,大家收治病人的心情变得急切起来,一切都已就绪。埃博拉,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与埃博拉亲密接触

刘静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她随解放军第二批援利医疗队到达塞拉利昂,在这里经历了她人生中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第一次到达地球的另一端非洲,第一次直面生物安全等级4级的烈性传染病,第一次亲密接触埃博拉病人……

Mulubah是第二批援利医疗队收治的首位埃博拉阳性病人。2015年2月1日,刘静莉作为埃博拉阳性治疗病区的护理人员上岗,随同唐都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医师郝春秋为Mulubah进行治疗。虽然有2003年在小汤山抗击非典“全副武装”的经验,但在气温三四十摄氏度,不动就得出汗的塞拉利昂,一连穿戴11件防护用品,还是给刘静莉的身体承受能力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量体温、测血压、测血糖,刘静莉隔着厚厚的防护服开始了工作。“她打量着我们,眼神中多了一丝期盼。”

按照治疗流程,刘静莉又给Mulubah服用药物、注射胰岛素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刘静莉感觉到浑身的衣服被汗水浸透,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呼吸开始变得不顺畅,心砰砰跳,头也跟着疼起来。“专业和理智告诉我,一定要坚持,不能碰身上的任何防护用品。”一个小时后,治疗结束。但是,脱防护服也同样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足足用了30分钟,刘静莉才脱下来一身的“泥汗”。

过道里的“七兄弟”

在解放军抗击埃博拉援利医疗队中,有一个特殊的小组,他们站着吃饭,睡在过道,号称“过道七兄弟”。这“七兄弟”全都是来自第三军医大学的医学博士。

一个叫雅尤玛的9岁女孩刚刚失去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又被埃博拉病魔推到死亡线上。幸运的是,这位非洲女孩遇到了一位中国妈妈。

“埃博拉孤儿”的中国家人



医疗队护理组长黄顺与埃博拉孤儿雅尤玛亲如母女

非洲女孩的中国妈妈

解放军第二批援塞医疗队队员黄顺(解放军第302医院重症监护中心内科ICU护士长),在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看见雅尤玛的时候,小女孩正虚弱地蜷缩在病床上。她已经3天没有进食了,高烧、呕吐、腹泻、牙龈出血、大小便失禁……死神随时可能把这个“埃博拉孤儿”掠走。

2014年11月11日,护理组组长黄顺第一次进入隔离区查房时就注意到了雅尤玛的眼神。那是惨遭病毒袭击后痛苦、恐慌的眼神,那是痛失亲人后忧愁、迷茫的眼神。身为一个母亲,黄顺被雅尤玛的眼神深深地刺痛。

曾经担任过302医院非病区护士长的黄顺,深知精心科学护理、及时处置险情对于传染病病人来说多么重要。黄顺带领她的护理团队,轮流护理雅尤玛。

用品后,再反复去感觉那个温度。也许是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和特殊关爱给了雅尤玛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奇迹终于出现了,先是雅尤玛主动向护士要吃的,接着她的体温恢复正常,腹泻和呕吐症状也逐渐得到缓解……

然而,随着雅尤玛病情的好转,新的问题出现了。黄顺发现,雅尤玛常常独自一人坐在病房里发呆——失去妈妈的痛苦,正在噬噬着孩子幼小的心灵。

为了让雅尤玛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黄顺和医疗队的其他13位妈妈决定用母爱打开雅尤玛那紧闭的心门。她们买来蛋糕、巧克力等安抚雅尤玛。还会用肢体做一些幽默动作逗她开心。起初,雅尤玛脸上没有多少表情。渐渐地眼神里流露出感激和喜悦。但是,这只是让雅尤玛暂时忘记悲伤,独处时她又会重新回到忧郁状态。

谁能给这个可怜的孩子带来安慰?医护人员把从国内带去的熊猫玩具递到雅尤玛的面前,这立即激起了雅尤玛的好奇心。她接过小熊猫,抱在胸前,爱不释手,第一次笑得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一脸的灿烂。

那天例行查房,当黄顺带领护理队员走进雅尤玛的病房时,她拿着小熊猫主动迎上来说:“China”。在场的队员又惊喜,立即回应她:“We are a family”。

黄顺笑了,“爱是心灵与心灵的感应,它可以跨越种族、超越语言。”她说:“当雅尤玛说出‘China’的那一刻,我无比欣慰和自豪。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是一名军人,在这里我代表中国!”

小思瓦瑞笑了

“他笑了,牙好白的,很可爱!”利比亚当地时间2月7日,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援利医疗队护士长仲月霞在医疗队微信群发布了这

教授拿起了电钻、螺丝刀、榔头,硬是和队友们搭起了一张写字桌、床头柜、用餐椅……随着动作越来越娴熟,“家具”越来越规整,他开玩笑说:“今后如果失业不做医生,可以靠这门手艺做木工了!”

不期而来的一场大雨将队员们的户外餐厅的大棚掀了个底朝天。这一来,大家连个用餐的地方都没有了。

按照传染病医院的严格要求,工作人员严禁在封闭的环境中聚集,避免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感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长海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刘毅率领其他医生护士“研究”起了建筑力学:画图纸、计算角度、模拟搭建,短短三天,在炎炎烈日下他们硬是搭起了国外维修队报价5000美元维修费的户外凉棚。

可以说,医疗队队员个个都是“多面手”。在厨房的帮厨,到户外除草灭虫、站岗放哨值班,处处都有医疗队队员的身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进得了病房,站得了门岗,我们是援利医疗队的‘变形金刚’。”



随塞国医生讲解N99口罩的佩戴方法

条消息。随即,微信群里活跃起来。“小男孩很乖,眼睛清澈漂亮。他康复啦!”“看着他就想起儿子,差不多大小。”

“仲护士长给他准备了画笔和纸,祝福小伙子!”

队员们纷纷加入讨论,给他送上祝福。他叫思瓦瑞,一名12岁的利比亚男孩。他是解放军第二批援利医疗队自执行任务以来收治的年龄最小的一名患者。

思瓦瑞2月2日收治入院。因为发烧、头痛住进了中国埃博拉治疗中心(ETU)留观病区。前些日子,思瓦瑞作为埃博拉疑似患者留院观察。

当天下午医疗队对思瓦瑞组织了抽血送检。第二天,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但是还要进行复查,连续三次检测阴性,相应症状解除,才能排除感染埃博拉。

然而,小男孩的病不断反复,时而体温正常,时而发起高烧。思瓦瑞一个人住在隔离病房,因为孤独或恐惧,显得极度焦虑与不安,不停地往病房走动,并反复呼叫医务人员要求回家,还把病房内很多物品摔在地上。

队员们利用查房时机,给他送来饼干、巧克力、糖果等,病区副主任连建奇不时利用诊疗中心监控对讲系统跟他聊天,通过传呼机耐心地给他讲英文故事,并播放舒缓的音乐来调节他的情绪,帮助他排解孤独与寂寞,希望让他在清冷的病房和陌生的环境,不那么紧张和害怕,能感到温暖。

测量体温、按时喂药、及时补充水分,实时掌握病情变化……袁球琴、仲月霞和其他医护人员,轮流护理思瓦瑞。她还穿上厚厚的防护服,专门进病房给他送去图书和蜡笔,为思瓦瑞讲解图书和蜡笔的使用方法。思瓦瑞慢慢变乖了,开始积极配合治疗。

2月7日,思瓦瑞所有体征恢复正常,康复出院。留观区全体医护人员都为他感到高兴。离开中心的小思瓦瑞也露出笑容,举起手中的小熊猫跟他的中国家人告别。